

知
書

唤醒我们心灵的、使我们摆脱疯狂的，唯有爱

疯子的自由

——菲利普·皮内尔医生在1789—1795

[法] 弗朗索瓦·勒洛尔 著 郑园园 译

LIBERTÉ POUR LES INSENSÉS
LE ROMAN DE PHILIPPE PINEL
François Lelord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Lith. de Ducarme

書知
目心

疯子的自由

——菲利普·皮内尔医生在1789—1795

LIBERTÉ POUR LES INSENSÉS
LE ROMAN DE PHILIPPE PINEL

Francois Lelord

[法] 弗朗索瓦·勒洛尔 著 郑园园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LIBERTÉ POUR LES INSENSÉS: LE ROMAN DE PHILIPPE PINEL By François Lelord ©
ODILE JACOB, 2000.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France, through D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子的自由 / [法] 弗朗索瓦·勒洛尔著; 郑园园译

. —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6.9

ISBN 978-7-80768-147-2

I. ①疯… II. ①弗… ②郑… III. ①精神病 - 治疗

IV. ① R7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515 号

策 划 人 李 娟

责任编辑 苏 毅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16-2821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52612;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1
 $\mathcal{P}_1$

他的表情安详而坚定，有点儿像淡泊名利的神父，正要去照料一个焦虑不安的灵魂。

2
 $\mathcal{P}_{17}$

我们似乎正处在启蒙时期，可每一天我都发现，启蒙的亮光并没有照进疯人院。

3
 $\mathcal{P}_{24}$

“我们正见证时代的巨变……”

4
 $\mathcal{P}_{27}$

“没错，可能最不幸的就是不能为自己辩护。”

5
 $\mathcal{P}_{35}$

他睁开眼，喝我瓶子里的水，看着我，一言不发。这眼神，不是野兽的眼神，明明是人的眼神！

6
 $\mathcal{P}_{37}$

“……伏尔泰如果还在世，看到他的思想赢得胜利，将会多么幸福。自由，权利平等。启蒙思想终于在关乎人类切身福祉的领域发光了！”

7
 $\mathcal{P}_{48}$

要解释发疯的原因，她被践踏的爱只是千头万绪复杂原因中的一个……

8
 $\mathcal{P}_{46}$

释放了激情，像今天这样，理性无处可容。整个国家就像一个被解开锁链的疯子，她的歇斯底里却没有就此平息。

9
 $\mathcal{P}_{49}$

“比塞特？那个疯人院！巴黎低能者收容所！”

10
 $\mathcal{P}_{53}$

一把真正的监狱钥匙：结实、无光泽、满是锈迹……

11
 $\mathcal{P}_{67}$

我脑子里装着启蒙运动的思想，但来到这里，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宣教士去到食人族部落！

12
 $\mathcal{P}_{73}$

他叫普森 (Pussin)，响亮而迷人的名字，与他粗犷的外表不太相称……

13
P₈₀

难怪，温柔不是他们看中的美德！

14
P₈₄

“……缺少被褥，就会需要更多的裹尸布。”

15
P₉₈

“如果有人建议我释放被复仇蒙蔽了双眼的精神病患，我会接受这建议吗？”

16
P₁₀₄

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苦难或幸福里，我们追寻着我们自己的命运。可说到底，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的选择都戴着枷锁。

17
P₁₀₉

“……可只要有一点点小差错，您听好了，如果有人受伤，我将在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面前起诉您！”

18
P₁₁₄

我明白了他那短暂的担忧：担心他最得意的治疗方法没有起到作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疯狂里。

19
P₁₂₂

她看着菲利普。他再次觉得好奇，这双眼睛到底看到怎样的自己：能释放她叔叔的主任医生？或是为她着迷的男人？

20

 $\mathcal{P}_{127}$

柜子里的衣架上挂了件非常奇怪的衣服：大帆布，上面有束带、皮扣、挂钩。

21

 $\mathcal{P}_{129}$

“我还不是完全满意这个方式。因为这不会治好您叔叔的疯病，但至少可以调正他的行为模式，也给他多一点的自由……”

22

 $\mathcal{P}_{134}$

是他们消极的想法让他们情绪低落？还是忧郁的情绪导致他们想法悲观呢？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23

 $\mathcal{P}_{138}$

所以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温柔而谨慎地引导他发现自己想法的荒谬。自认为是永动机的发明者，正是这想法导致了他一系列的精神错乱。

24

 $\mathcal{P}_{143}$

如果他们真正直面死亡的刑具，在震耳欲聋的人群喧嚣声中，亲眼看见他们的长辈或同伴被处死：那些人，在断头台上弯腰之前，都是他们曾经爱过的，而现在他们竟双手沾满自己所爱的人的鲜血，我想那时，他们的轻率才会改变。

25

P₁₄₈

“我的眼睛差点儿被挖掉了！这些好先生们释放了疯子，可看看，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26

P₁₅₉

只需要找到原生家庭父亲的形象，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7

P₁₆₂

我称这种疗法为心理疗法，只为了区别于物理疗法——淋浴、放血等在主宫医院大肆使用的治疗方式，这些疗法治疗效果甚微，副作用却往往是灾难性的。

28

P₁₆₇

“夫人，这个男人的精神病慢慢被平复下来，另一个前不久却新得了疯病。”

29

P₁₇₂

我想就是这篇一年前的文章，对许多人来说，就是逮捕我朋友的原因。仇恨就是一种巨大的热忱。

30

P₁₇₉

这位高贵的夫人立刻就明白了我是在给一个“嫌疑犯”找庇护所。她连他的名字都没有问，只问了一个问题：“他是个正直的人吗？”

31

P₁₈₅

尽管他现在被那些疯狂的人追捕，逼至角落，他仍然相信人类精神在进步，他是多么宽容多么顽强啊！

32

P₁₉₃

“人在任人摆布的时候往往以为自己在引导自己；脑子里想着奔向一个目标时，他的心灵则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带到另一个地方。”

33

P₂₀₂

“您要单独和他待着，在他没有铁链的情况下？”

34

P₂₀₅

“士兵，你好。”

35

P₂₁₀

在我的感情层面，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我感觉得到，她对我们关系的定义，已经超越了医生和病患家属，更多是朋友间的关系。

36

 $\mathcal{P}_{214}$

在最狂热观众的呼喊声中，绳子被抛到路灯上面，绕了一圈吊下来。

37

 $\mathcal{P}_{220}$

“死亡，”孔多塞说，“我接受。但人群、尖叫、羞辱，为了让人害怕而设立的断头台，让人露出颈项、把人推到铡刀下的手，这些，我拒绝，我知道我承受不起。那么，我的朋友，好医生，请帮帮我。”

38

 $\mathcal{P}_{224}$

“……但我不想你们把他当作一头付出劳力的牲畜。”

39

 $\mathcal{P}_{226}$

爱，被爱，已经足够了。此外，还期待什么呢？

40

 $\mathcal{P}_{228}$

“看到那么杰出的人就这么去世了，而我自己却还活着，想想真是非常难过。你不觉得吗？”

41

 $\mathcal{P}_{232}$

自由的写照

参考资料

 $\mathcal{P}_{234}$

1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乍看之下，这里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一座美丽的宅邸，正如任何其他能在圣安托万区（Faubourg Saint-Antoine）边上看到的一样。高墙挡住了好奇的窥探，在高墙之后，是一片绿树成荫的花园，一条小溪横贯其间，树荫下矗立着布满青色铜锈的女神像，而初夏已开始微黄的大片草地中间，立着一尊颇有古希腊之风的金色石像，这风格，在时下好国王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正风靡着。房子，毫无疑问是由某一位热爱陶立克柱做正面装饰的贵族，或是渴望被封为贵族的资产者所建。

那些在台阶前戴着假发、化着妆的女士们不正是一副贵族的样子吗？虽说其中有些妆容太过，妆太浓、假发太多；另一些正相反，面容苍白，疏于梳妆，好像刚刚睡醒，没有洗漱就

直接从房间里走出来，可现在已经是下午接近黄昏了呢！为什么她们中间有一些人讲话如此大声？另外一些却好像得了缄默症，目光呆滞，缓慢地摇头晃脑？而这一位躺在草地上的，完全不顾她的发型和裙子！她撩起衬裙，露出下半身，狂热地沉湎于做猥亵的动作！难道这是一间疯人院吗？

“男爵夫人又在手淫了！”管家看着窗外说。

双颊绯红的年轻书记员，听到这下流话有些不快，他觉得不可以这样谈及一位贵妇，甚至不该如此论及任何一位女士。同时，他想到他的表妹而脸红起来，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天哪，那时他们可都还是孩子啊，他们并不知道那样做不好。

“这位夫人并不知道她正在做什么。”他为男爵夫人辩护道。

“我认为，她至少知道这样让她很爽。”管家下流地笑着。

年轻的书记员不愉快地低头看着账簿，他得更新疗养院每天的支出和收入。在算术和书写方面，管家十足笨得像猪，很难相信他这样的人怎么有办法待在这个职位上。可这个地方的主人，贝洛姆 (Belhomme) 先生，多年来一直让他做管家，书记员猜想他们之间长久以来应该分享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管怎样，这家疗养院运营得很好，收入颇丰，而相比之下，支出少之又少。想及他收到的微薄工资，而贝洛姆先生穿着华丽的绣花套服到处炫耀，这位年轻人心里不禁苦水泛滥。

“瞧，医生来了。”管家说。

一位年轻男子，穿着简朴的黑色衣衫，没有戴假发，沿着花园的小路，朝房子走来。他的表情安详而坚定，有点儿像淡

泊名利的神父，正要去照料一个焦虑不安的灵魂。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是这家疗养院的医生，专门负责照料看护那些神经紧绷的贵族，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纯朴气质和外省人的谦逊。

他一出现，所有的女士都停止散步和交谈（甚至那位男爵夫人都回过神来，站起身，恢复了体面），从花园各个角落向他聚拢。很快，她们在他四周围成了一个充满呻吟和哀求的圈子，抛出一连串问题，让他几乎不能前进。

“皮内尔先生，今天我可以出去吗？”

“皮内尔先生，我的先生想见您！”

“昨晚我睡得很不好！”

“我，我再也不吃东西了，我再也不吃东西了！”

“皮内尔先生，我做了可怕的梦！”

“您会来看我吗？”

“您看，您看，我的手指肿了！”

“我，我的喉咙！”

就这样接连不断，她们用浓妆艳抹的脸贴近他的脸，几乎是大声喊叫着，扯他的袖子，展示她们乳白的胸部，露出白皙的手臂。这位先生必定经过千锤百炼，才不至于吓得撒腿就跑，或被挑逗得心神荡漾，不顾名誉立刻拉着其中一位，到花园里避人眼目的地方卿卿我我。必须得承认，她们中有那么两三位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正如某些出身名门却抛却高傲的贵妇那样。可是，皮内尔医生并没有这样做，他停下来，坚定地

打量她们，用不容反驳的语气对她们说道：

“女士们，我是你们的医生，我定会好好履行我的职责。我会去看你们，你们所有人，但必须是在安静的情况下。请回到你们的房间，这是我的要求。”

皮内尔带着权威的保证，使她们安静下来，就有那么一小片刻。可这一刻并没有持续多久。其中一位用小女孩般的嗲声再次发问：

“可是我的喉咙，您怎么看我的喉咙？”

“我的先生，您会见他吗？”另外一位问道。

再次响起一片嘈杂声。皮内尔继续往前走，这些诉求不满的女人们也围着他直到房子前。

管家透过窗户观察着这个场景，非常不认同的样子。女人可以这样不尊重男人，看吧，这正是时代倒退的证明呢！

“她们迟早会把他吞下去，这些母狗！”

双颊绯红的年轻书记员再次被震惊了。

“他是个那么好的医生，她们这样依赖他也是正常的。”

“好医生，或许吧……但他对待病人太温柔了。”

“真的吗？”

“我认为几顿痛打可比任何医术更能使这些疯子安静下来。”

“先生，那些可都是我们的寄宿者啊！”

“我当然知道，可她们的丈夫应该更经常痛打她们。”

菲利普走进房子里，关上门，把充满女人声音的音乐会留在门外。从近处看，他已然超过四十岁了，不过头发依旧浓

密，眼神率直，行为举止间充满某种活力，这些都让人想起他仍然做学生时的样子。

“先生们，你们好！”

“先生，我们还以为她们不会放过您，让您走到这里呢！”

“不会，不会，不过炎热的天气确实让这些女士们比较浮躁。好了，让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事。”

管家先生，几分钟前还满嘴粗话、讥笑嘲讽，现在则显得相当有礼貌，讲述今天的安排：吕赛尔纳先生（Monsieur de Lucernes），疗养院里所有寄宿者中最有威望的人，今天会离开。可事情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进展，出现了一些困难。

“什么困难？”菲利普吃惊地问，“我已经许可了，他康复了，可以离开。”

“他是不是还会说疯话？他仍然相信能听见上帝对他说话？”

“是的，可是上帝并没有叫他做什么荒唐事，这是种平静的妄想。待在他自己的乡村，对他更好……”

之前，老伯爵满脑子想的只是打猎和耕种，可自上帝对他说话以来，他总是一边在乡间散步，一边声嘶力竭地祷告。在两个月的休息和跟菲利普交谈之后，他的宗教狂热稍有冷却，他同意默祷，尤其当他周围有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些人让他们的家人感到不舒服而把他们留在这里。”菲利普说道。

“不管怎样，这不是他的侄子们的想法，您听听他们怎么说吧！”管家说着，心里断定吕赛尔纳先生的侄子们会为难菲

利普，高兴的样子藏都藏不住。

菲利普注意到管家喜欢看他有难题。

“您看，”书记员说，“他们正准备离开。”

台阶前停着一辆大而华丽的四轮马车。两个仆人提着一个巨大的箱子，蹒跚地走上前去，把它挂在马车后面。

一个戴假发的老人，样子有些古怪，出现在马车边。他转身向房子看去，发现他的医生正在窗前注视着他。老人脱帽，有些夸张地向医生致敬，行鞠躬礼的时候，头几乎都要着地了。行完礼，两个穿着华丽的贵族青年走上前去，激动地跟他讲话。伯爵没有搭腔，转向马车，轻蔑地撇撇嘴。他登上马车，关上车门，一言不发。

“那就是他的侄子们？”菲利普问道。

“就是他们。为了来见您，昨晚到的巴黎。他们希望我们能继续留住他们的叔叔。您该去和他们谈谈。”

“不用去，他们已经到了。”

这时，那两个年轻人正气急败坏地闯进办公室，骄傲的样子就像两只小公鸡。

“谁是这家疗养院的医生？”

“先生们，是我。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先生，我们的叔叔疯了。他必须留下来治疗。”

“你们对他的关心，我们愿意来替你们表达，只要有必要，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

“先生们，看到你们对叔叔健康状况的关心，我很感动。

昨天我见过他，在我看来，他好多了。所以我跟他说这个星期可以离开。”

侄子们回答菲利普说，老伯爵一定懂得如何隐藏他真实的状况，事实上他还是疯得厉害，却装出完全恢复理智的样子。所以必须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疗养院里。

“先生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吕赛尔纳伯爵坐在马车里，看到他们过来，浓密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预感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正要发生。人老了，别人就开始替你做决定，真是不幸啊！这名老兵机械性地把手放在曾经佩剑的地方，当然，那剑不在那里已经多年了。哎，这位医生——年轻的南方人正走向他，然而老伯爵能感受到他仍站在自己这边。无论如何，没有人可以让他走下马车！他有那么多封号：吕赛尔纳伯爵、福利尼伯爵、奥姆男爵、昂比男爵，还有其他领地的男爵，然而从此以后这些都不重要了，他只是至高神谦卑而忠诚的仆人。

“那么，先生，已经上路啦？”菲利普问道。

“我想再看看我自己的乡村，我想再看看我自己的乡村！”

两个侄子中的一个尖酸刻薄地打断了他：

“跟他说留下。他还没有恢复理智。”

老伯爵涨红了脸。

“这两个臭小子过去六个月都没来看过我，现在倒来了！

他们一听说我要离开就赶过来了！”